

補園賸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歲丙申壽鏞甫入泮隨先君子謁盛省傅先生於養園園在城南石筍凌雲雜植花卉林蔭蔽虧於時享賓客陸已雲先生年最長壽鏞年最少而補園先生則介乎少長之間貌清癯淵默而和藹粹然儒者先君子命壽鏞呼之曰叔時制藝猶未廢獨先生以古文辭鳴鄉先輩羣相推重有文字必屬諸先生壽鏞欲從之游而輒不得閒其後二年吾鄉大饑穀踊貴先君子與鄉老等質採境外米以濟之曰寧波接濟公所平準其值饑民

補園集序

一四明嚴書
約聖刊本

無譟事將訖而先君子還都先生代當事者記其始末又二年而先君捐館燕邸先生輓之曰吾道何之京洛衣冠仍布素公歸不復鄉邦文獻此凋零輓先君子者眾矣一時嘖嘖稱頌無踰先生蓋先生與先君子相契在道義者既久而文字之雅又次焉者也先生以己卯舉於鄉屢上春官不售覃思箬述願清貧藉館穀養親不足則賣文益之非其義不苟取爲文宗法歸方浸浸乎韓歐孤往真追形囚神瘁一字不安推敲終日以故門下皆佳士其弟子陳頤壽嘗語壽鏞曰吾師文章人

第知其守槩燮而不知其精氣光怪有道人所不能道者鄞俗輒近侈矣遇婚喪懸鐙結綵必得善點綴者爲之鋪張有某工其事先生贈以言不減昌黎坊者柳州梓人兩傳今多散佚袁氏所輯湯氏所刻非其至者壽鏞爲之太息然卽就其贍彙二卷讀之好學深思亦可見矣迴溯四十年前與先生相見之始暨先君子道義相契後生小子夙昔之所景仰者卒卒未報而先生墓木之拱今三十二年與先生相往還見諸贈答者陸盛兩先生旣先後謝世讓三份臣諸丈亦悉成古人鄉獻凋零益甚於昔壽鏞守先人布素業不加進未嘗不發愧也因重刊先生彙覽其文而增感書以爲序云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序

補園先生既歿之明年嗣新爲蒐輯其遺藁得若干首
案年編錄成上下二卷先生嘗自號補園故名之曰補
園贖藁既畢役乃謹序其首曰自中外互市彼都人士
挾其所學以傾軋天下之耳目後生小子靡然從之號
爲新學而薄唐宋八家之文爲無用先生嘗語嗣新曰
中國制器尙象之學誠不及泰西遠甚乃若文章我中
國實有睥睨五洲之概彼固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今
崇奉新學者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補園廢業序

一 桐明鏡書

約園刊本

至盡棄其學而學之斯文之統其將埽地無餘乎時瀏
陽譚嗣同著仁學一書風行海內先生深惡痛絕謂其
精者皆剽竊佛經之緒餘其麤者直五尺童子之所羞
道每與及門諸子齟齬辨論不少假借嗚呼先生之於
文可謂篤志而不牽於眾好者矣則信乎特立獨行之
君子也惜生平所作不自收拾故亡失殆半然其所存
者發篋讀之深醇淵雅無蕪雜之弊鄙倍之氣雖見遺
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善觀文者當能辨之
無俟嗣新之阿其所好也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冬

十二月弟子湯嗣新謹序

補園叢書

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君補園權厝銘

同縣袁堯年撰文

君姓包氏諱履吉原名顯達字蕉舫別自號補園其先
慈谿人本姓馮有遠祖諱元相者出爲舅氏後遂蒙其
姓而著籍於鄞故又爲鄞縣人曾祖諱兆美祖諱祖馮
縣學增廣生員父諱澄源爲縣掾吏有陰行母李氏君
其季子也自少淵默好深湛之思其所爲制藝根據經
史闕深肅括雅與歸震川方望溪爲近名譽大噪一時
皆慕與之交會任邱邊仲思先生守吾郡見君文大加
賞異謂近百年來無此作矣遂拔以冠其曹補縣學生
時余年甫冠銳志治舉業羅致當世知名士月爲文酒
之會於是得交君君年最少業最工每一藝出儕輩咸
斂手退讓雖老師宿儒亦自以爲弗及也旋中光緒五
年本省鄉試舉人其後屢上春官屢薦不售乃厭薄仕
進覃思著述浸淫乎史漢汎濫乎百氏出入乎韓歐之
閒冥追孤往神囚形瘁一字不安弗善也余少年盛氣
不自裁抑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獨於君所作嗜之若
渴不能少毀而揜蔽之蓋精氣光怪常自發見雖棄擲

埋沒於糞土之中而不可消蝕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
決矣間爲詩歌持律矜嚴不趨時好自漢魏六朝以至
唐宋形規而神絜之縱橫老健跌宕猶在元遺山高
季迪之間君學完行高表裏純白吾郡之士慕聞來者
若蓬從風若川赴壑故主講書院者徧六邑在定海爲
觀東在象山爲丹山在奉化爲錦溪其磨礱而成就之
者甚眾最後則主講鯤池鯤池爲鎮海人文淵藪多魁
偉傑特之士苟非其人士子且譁而退之君主講五六
年翕然無閒言可以想其學行已君貌清羸以溺苦於

學得療疾余爲君悲每見君輒以思慮太過耗其精神
爲戒君曰人非木石其能塊然寂處乎且余固賣文爲
活者其能屏心思而不用乎余聞其言而悲彌甚也今
年春三月君就醫滬上以病劇而歸歸甫十日而竟死
矣實光緒二十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有六
易簣之日余與諸同志日再往視君處分家事甚悉蓋
其清明之氣施乎四體故臨歿而神志猶湛然若是歟
昔漢末推黃叔度爲第一流在郭有道之右如君者殆
今世之叔度乎不幸而死其亦可以無憾矣配董氏子

男四人長啓圭出後其伯兄次啓型次啓墉次啓增
其孤子啓型將於五月十有三日權厝於城南鄭郎堰
先塋之次乃作銘以抒其哀銘曰

嗚呼包君蓄之也深而施之淺造物厄之以遇兮而尤
不憇遺以年彼富貴壽考之庸庸兮乃與螻蟻而同捐
懿學行之不朽兮若日星之經天嗚呼包君生雖賈志
以歿兮歿尚可瞑目於九泉

補園臆藁目錄

卷上

篝鏡課讀圖跋

盛母王恭人七十壽序

半圃圖題後

湯仲盤生日贈言

湯仰高封翁六十壽序

童寄梅貳尹五十壽序

張詠芝先生六十壽序

補園臆藁目錄

毛价臣詩序

蒙自楊侯五十壽序

范梯青年丈七十壽序

題黃過草堂墨蘭畫冊

周圃芸先生家傳

袁節母王太孺人七十壽序

張君掇芹墓誌銘

李西亭家傳代

送湯生仲盤赴試京兆序

詹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代

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江母趙太恭人七十壽序

小像自贊

卷下

復張讓三大令書

再與張讓三書

寧波接濟公所徵信錄序 代

江慎夫先生家傳

補園叢書目錄

先母李太孺人行述

宿遷縣知縣葛君豫齋墓表

爲李勤齋丈七十生日題東方朔偷桃圖

袁孝子像贊

周獻甫先生六十壽序

王君調梅生壙誌

王君友林生壙誌

小浹江李氏祠堂記

方公仰喬墓誌銘

寧波新建益智學堂緣起

代

激浦廟碑記

墉兒壙銘

禮園叢書

目錄

三四明影書

約園刊本

補園臆彙卷上

清鄭 包履吉蕉舫著

籌鐙課讀圖跋

籌鐙課讀卷余友袁子滌軒爲其母王太孺人作也余獲交滌軒逾十年滌軒始冠已爲名諸生每稠人廣座與之商榷古今鉤析經疑余塞默不能出辭滌軒滔滔汨汨口若懸河張頰植髻談劇閒作余以是服滌軒之才不知其漸於母教者深也憶歲丁丑與滌軒爲文酒之會嘗亟拜太孺人於堂矣太孺人教滌軒嚴而有法

補園臆彙 卷上

一四 明 叢書
一約 園 刊 本

滌軒或外適必謹告所往或歸稍晚則閒述民俗瑣屑事佐以嬉笑務得其歡而後退或時不懌則大懼不敢出聲宛宛愉愉垂三十年而太孺人亦以老已滌軒嘗爲余言某生而不見先君以吾母之教知先君之嗜讀書也余不獲備聞太孺人之教以滌軒之宜其親知太孺人之能以其先君之教教其子也抑余嘗竊觀古傳記所載與夫金石題詠歎士君子不幸遭家不造幼罹艱迤迹其單門孤露宜若無由自奮卒其所詣跨越倫輩譽聞流播不可遏抑未嘗不推本於聖善其一時功

名成遂出資國華門閭光大蔚然爲鄉邦之望雖其人
之克自振拔亦天之所以佑啟其後以酬其苦節之貞
者隆隆而未有已也滌軒以斯圖屬題爲書此以勸之
盛母王恭人七十壽序

光緒二十一年翰林院編修盛君省傳之母王恭人年
七十矣十月十九日其生辰也禮科給事中肖菴張先
生有文以爲壽凡稱述異時觀察公居官之政績恭人
所以左右而成之者旣詳覈矣履吉又何能益一辭願
以編修君之請重違其意則姑以平昔所聞見者粗舉
一二以爲恭人無疆之頌可乎憶歲己卯履吉與編修
君同舉於鄉明年計偕北上是時觀察公方觀政吏部
以年家子禮謁見於京師寓舍稠人廣座中親炙其言
論丰采退而私誌之以爲沖然有道之君子也而於恭
人之懿德嫩行則未暇以詳及榜發履吉被放而編修
君以是年捷南宮廷試選庶吉士越三年癸未散館授
編修蓋吾郡以科第世其家者代不數人編修君年少
遂於文聲譽大起距觀察公通籍時相隔僅二十餘年
先後皆以聯捷成進士置身清要趾美前人可謂極一

時之盛而履吉方居先府君之喪伏處里閭不獲與於
賀客之末其後觀察公敷歷外服編修君亦銜命視學
蜀中爲天子采風之使不相聞問者又數年歲丙戌公
薨於任編修君奉諱旋里徙家郡城之南偏距履吉所
居三里而近因得時宿其齋中問茶人起居與編修商
榷古今校論文藝相狎也觀察公故以儒素起家及是
貴顯矣應門之僕僅止數人率皆愿慤取供使令而已
門庭雍穆無譁囂浮靡之習然後知恭人之教於家而
庇其子孫者蓋非偶然也編修君旣服闋入都尋有提
學江西之命今且任滿假歸與其伯兄醉六秀才愉色
婉容循南陔之義相戒以養所居旁舍數楹故有園林
之勝石筍凌雲迥出牆表雜植花卉蔥蒨悅目果實時
熟林蔭蔽虧聚書數萬卷皆讐校精審縹緗帙盈籤
累架延師課諸子誦聲琅然與鳴禽相和也茶人雖老
矣然神明不衰暇日偕其子婦從容遊眺顧弄稚孫以
頤養其天年晚福之延洪有非尋常所可擬者履吉鄉
曲之鄙人也名微而言輕不足以導揚盛美編修君不
以其謫陋而辱命之執筆而爲之序有餘媿已

半圃圖題後

半圃者谿上費曼書先生讀書之所也其以圃名者何
凡學之道猶爲圃也且而灌焉嚮夕而殖矣圃曷爲以
半名示不敢貪也先是故嘗建樓於居室之南偏旣燬
於兵燹因其舊址葺而新之會有以阮文達隸書半圃
二字求售者先生喜曰吾志也遂以顏其居其女夫吳
君小松爲之圖而先生自記之以徵當世之名能文者
系以詩歌彙爲冊以示其後之人余覽之而有感焉蓋
近世之以豪華敗者大抵務規其全者也是一名一物有

補園叢書

卷上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分定焉而吾欲以一身備之鮮有能給者矣謝傅之東
山裴公之綠野始非不隆然盛也無幾何而頽垣衰草
無有過而問焉者又況勲業不逮二公者耶今先生之
爲是圃也執業甚高而命名甚下立志彌贏而取義彌
歉以是垂之子孫斯不亦用力勤而所守者約歟詰嗣
瑚卿廣文能世其家者也志先生之志介余友梁廉夫
冬曹來請題其後余爲論之如此旣以復於瑚卿亦借
以志感也

湯仲盤生日贈言

及旬而爲壽於其生之日而置酒速賓朋以相慶苟其
家之稍有貲者則不問其人之可稱述與否而皆有其
壽之文以張大之盡今之俗以然古之人有不必然者
矣幽詩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大抵三王之世
民安居樂業收穫旣倍家人婦子相與敘其勞苦以致
其頌禱之辭如史所稱爲壽已耳余年十六而仲盤生
更十六年始館於其家其生之月日時皆與余同亦事
之偶然者而及門諸子以爲此古者之所稀今余生三
十八年矣而仲盤年二十有二於是有意爲余兩人壽
者夫以余之落拓不偶何足以煩諸子抑仲盤則固有
可以爲賀者矣仲盤年少惇敏前年以國子監生試京
兆不利留京師者一年旣而歸就試郡邑試輒壓其儕
輩郡以上於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有聲膠序閒仲盤
家故饒於貲有書數千卷可以枕藉其中二親健在無
俯仰之憂以沮其讀書養氣之志其伯兄鴻九農部治
古文能爲詩歌名譽日隆隆起仲盤之得於濡染必有
以異於人者可以問世可以傳世在仲盤之勉之耳故
聊爲諸子言之以見余之潦倒而仲盤之可與有成也

因書以爲仲盤勛

湯仰高封翁六十壽序

余家郡城西北隅曰永豐里與仰高湯翁居相望也少時已嘗稔知翁之爲人其後獲交伯子鴻九農部得拜翁於堂下而其次子仲盤文學嘗從余受舉業則又有通家之好過從尤數方翁之館余於其家也是時農部君以明經試京兆受知當世名公鉅卿爲時流所推重旣連躋公車以賞官京師久次郎署而仲盤方以年少開敏補學官弟子試高等馳聲郡校蓋自翁之考中憲

再刻膠萊

卷上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以積勤起家旋遊紅羊之難家以中落翁於時往來滬濱閒以其沈敏練達之材力振起之卒大其業而昌其後門庭烏奕擬於封君科名之盛爲一邑望凡積辛含苦以蘄至於斯者逾三十年而翁年則已六十矣余嘗謂人之處世其相機貴先而其責報貴後管子曰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捨也貴先之義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又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貴後之義也吾鄞瀕海之縣也商舶所輳百貨萃焉居民重去其鄉往往商多而買

少其自甌越以達閩粵南至於臺灣東至於東海皆有
列肆以受其成而百物無滯積之患則翁實暢其流也
自中外互市以來國家尤以振興商務爲急而布帛之
用爲生民所利賴購置器械設局紡織經營籌畫不辭
煩瘁而衣被之利大興則翁實通其變也翁端居一室
中飲食俱具不異恆人而運其徑寸之靈事操勝算雖
使數千萬里之外人莫敢欺公卿大夫下至閭閻之士
踵門請質日接於庭嘗一日書數十紙筆札旁午與坐
客從容酬答神識不滯訓子弟以無所用心爲戒嘗謂

今日讀書亦宜留心時事非能以帖括之學終其身也
此可以覘其蘊已故曰以智力求者喻於奔奔進退取
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翁精於弈者也進退取與攻劫
放舍之旨其知之矣然翁體貌清羸孱弱如不勝衣既
已憑藉貴顯察其中若未嘗自多者其待人也益和以
恭而尤樂親文士於子弟之師尤敬禮焉兵燹以後朝
廷需餉孔亟翁於防邊振饑諸大務皆踴躍樂輸而未
敢邀一言之獎其贍族也則爲之修宗乘建墓舍立義
塾置祭田數年之閒粲然具舉此豈弈之道所謂仁以

全之義以守之者耶余不善弈而喜談弈以爲藝也有道存焉故嘗論之如此翁由國學生加同知銜誥授奉政大夫尋以農部君貴晉封中憲大夫今年三月六日其生辰也農部君兄弟圖所以爲壽者而徵序於余夫農部君健於文者也其所與遊皆一時知名士凡所以稱述翁者其辭美矣而余也鄉曲之鄙生也獨於仲盤忝一日之長故不欲苟爲頌禱之辭而竊申其區區之見以爲功名富貴其得之也有時而其處之也有道生長華靡而無浮薄之習席貴盛之勢而常抱其欲然不自足之隱才愈豐而出之以嚮名愈高而守之以下使夫國之人皆稱願焉人子之壽其親宜無有大於此者是又在農部君兄弟勉之而已

童奇梅貳尹五十壽序

光緒丙申慈谿童君奇梅年五十矣憶歲癸巳余歸自天津君之猶子佐宸廣文謁余延課其從弟康年康年君之令嗣也是時甫勝衣耳君元配鄭宜人善病無子繼娶鄧宜人晚而得康年其愛之宜何如而君必爲之擇名師厚其脩脯而豐其供饍若惟恐其教督之不盡

者余於是知君之愛其子非猶夫人之愛其子也余之館於君家也君方客粵中未一相見然君時時以書致其家必及余與康年若惟恐禮意之不周而康年之荒於嬉者其家之款待余者愈久而不懈康年雖年少知讀書能循法度余於是知君之刑於其家非猶夫人之持其家也君少遭喪亂避地茅嶺侍母陳太宜人疾以孝聞既長棄儒而賈經涉數千里家稍稍立矣每念昔年艱窘之狀務爲撙節顧獨厚於宗黨自高祖以上置祭田若干畝祀廢而復舉者數世兄弟四人伯仲無祿

補園叢書

卷上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竭力營葬後母沈宜人之歿也遺一子一女君爲之婚娶其嫁也厚貲遺之廣文君少孤家無藏書君多方購置聚書數千卷嘗曰不讀破萬卷不能下筆爲文吾少好讀書以貧故廢學至今時一披覽意怦怦不能自己汝曹勉之精校精槩可爲寶貴吾弗吝也今廣文君以種學績文舉於鄉所以成就之者抑君之力爲多然則君非獨愛其子而已推而至於異母之昆弟與其羣從之子弟其厚愛之無已者無以異也天性伉爽疏財仗義自中外互市輪舶往來各海岸動彌時日舟中往

往有物故者夷性險忍棄擲洪波巨浪中莫可誰何君
惻然傷悼爲置榭若干具附載以行猝有不諱以時斂
藏之蓋自平安堂之設而德澤之在人者溥矣其他義
漿仁粟未易悉數然則君非獨以厚其親故而已也推
而至於圓顛方趾含牙戴角之倫其厚愛之無已者亦
無以異也後世鄉司徒之職旣廢六行寢以不講耨鋤
而有德色箕帚而有諄語鵠原之義缺而角弓翩反之
詩作於下閭牆之聲起自士大夫之家而浸淫以成其
風俗世道之不古其不以此與太史公爲游俠列傳其

所稱述多奇偉卓絕之行而根本之地或未暇以深言
如君者豈當以任俠名哉君通經史大義書學平原道
勁有骨法體貌豐碩善飲噉飲酒盡數石不亂客至飲
酣談諧閒作率常傾其座人余之倦游而歸也君嘗訪
余於蕭寥寂寞之中余爲置酒述平生傾慕意相得甚
歡以君亟遠遊不數數見也十二月十四日爲君生辰
廣文君念君之德弗置故於其稱觴也徧徵當世能文
之士作爲詩歌以張大之而以其壽讌之辭屬余余故
蹇拙不能勝任然其誼有不容辭者念與康年別去忽

忽三年矣未知其近所詣何如以君名德其康強逢吉可不待言願竊以爲君今始五十耳考之於禮服官政之歲也年富而材優使得從容一命大展厥施其闡澤之及人必有進於是者異時政成名立而康年方遂其顯揚之志則夫因豈弟之歌而藉手以頌君子之壽考余又將執筆而隨其後也已

張詠芝先生六十壽序

吾鄞僻在海隅俗猶近古而自頃歲以來風氣亦少靡矣一二敦樸之士能以古道相矜尙不爲赫赫之名而

淵懿誠懇以修爲門內之行此其可敬者也願嘗求之城市之交而不能以數數觀而多得之鄉曲之中豈風氣之所漸其遷變故遲與亦其性情之茂有不可移易者也若我世丈詠芝張先生可以無愧矣先生生七歲而孤恃母氏徐太孺人撫養成立而是時虛竹公暨大母虞太孺人俱在堂先生幼而穎異讀書倍常童虛竹公特憐愛之一日塾師以鷹化鳩命對先生應聲曰獺祭魚公聞之喜益教之讀咸豐庚申受知學使者丹徒張文貞公補學官弟子其後屢試秋闈薦而不售而以

其所學課諸子教授鄉里及同治壬午伯子楨泰以諸生登賢書爲名孝廉先生喜曰吾可以無事此矣自是遂絕意進取天性肫摯嘗以先太孺人之苦節未獲褒揚同治庚午請於朝得旌表如例張氏始不知所自出舊有譜牒草創未就世系無所統故有家廟而無宗祏族人議以爲廟不可無主先生蹙然曰是某之責也於是取舊譜之未完者悉心鉤稽別爲四房追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者旁行斜上粗爲端緒其立之主而措之廟也於中座設始祖位分東西爲男女二夾室房各自爲昭穆而以世系可疑及遷地而不祀者都爲一位以耐之生平儉於自奉祭祀必豐潔歲時薦獻躬親尙食率家人子列拜堂下事之如生自從父以下及從昆弟之無主後者終養之資喪葬之費以一身肩其任有弟二人皆無祿早世而又皆無子乃命二子楨泰梓泰爲之嗣先是季弟崑泉先生客游四方家居之日少時節來歸親愛倍至飲食居處必與其時或一枰相對笑語移日蓋其至性有過人者其他期功強近之親遇之有恩紀有以急難告者量力攸助之待戚友以誠而

於故人子弟尤加厚里有違言必曲爲排解若其有過
面加詰責不少貸卒乃委婉勸導之故人無少長咸愛
敬焉嘗以謂所稱爲布衣之士者當顧名思義然惟有
足乎其中而後可以無待於外世之鮮衣華服以自表
襮者彼特爲謀食地借以取炫於世求爲布衣而不得
者也故性勤可以補拙惟儉可以養廉居常以此勸其
子弟其子弟亦能恪守繩墨無譁囂浮靡之習蓋先生
之教有以先之也德配徐儒人先生舅氏女也逮事重
闈仰承色笑十餘年如一日持家勤儉以紡織佐先生

猶庶幾孟德曜桓少君之風焉履吉獲交伯子孝廉君
聚處最久每風雨之夕敘述家世恆至夜分故習知先
生之行誼爲詳今年四月初吉爲先生六十生辰孝廉
君以文字見屬誼不可辭因謹詮次其大略著於篇以
爲康強逢吉必有徵於古而信於今者今孝廉君兄弟
皆有以自立而諸孫亦嶄然見頭角天之鍾報於先生
者方未有艾非獨以壽其身而已且將以壽其後之人
豈不重可賀哉書以爲序且藉以爲積行之君子勸也

毛价臣詩序

余不工詩毛子价臣以其所爲詩諗余余覽其詩亦不能盡工也願价臣承明德之後食貧居儉授徒以養其親年少負異不肯與猥瑣齷齪者伍故其發爲文辭亦時有奇偉鬱勃之氣流溢於楮墨間其詩如其人也視世之揣摩聲律求工於字句之間闐然取悅於庸耳俗目者价臣殆有不屑屑者與雖然价臣之才則幾矣其學其養抑未也其以詩就諗於予也知其不喜諛而惡直也今之知此者鮮矣嚴滄浪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余竊意其不然夫詩亦存夫學而已學焉而不至乃始

歎曰此才之爲而非學之爲也若夫不學則未有能至者也記曰不學雜服不能博依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凡藝之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有需之歲時以致其精者矣況詩尤藝之精者耶詩之別有三有才人之詩有學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才人之詩其失也剽學人之詩其失也拘必才與學兼而後爲詩人之詩故詩非易言也价臣試泛濫於從來之作者本之風雅騷選以植其體擴之唐宋元明以暢其流範之於性情之正而充之以涵養之路如是者有年其人其詩其皆有得也異時出

其所作則余又將不能以無言焉。臣勉之而已矣。

蒙自楊侯五十壽序

光緒十八年蒙自楊侯奉檄來治吾鄞。侯嘗令溫之瑞安瑞安之人思侯之德而不忍於其去也。今侯之來吾縣五年於茲矣。吾縣之人被侯之澤尤深於時候年五十七月二十二日其生辰也。縣之士大夫相率奉觴爲慶。圖所以導揚其盛美者。謂惟文字可託以久遠而屬序於余。余惟今之所以能其官者。大抵遇事敢爲。踴厲風發。侈爲赫赫之名。而於民俗之利病。則有未暇深究者。夫令之設。所以司牧斯民。而周知其疾苦者也。由漢以降。尤重其選。班氏爲循吏傳。其所論列。多以寬厚清靜著稱。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鄞雖劇縣。然志稱其民勤身而儉於家。力溝洫。奉祭祀。有禹之遺風。土地沃衍。宋以後。禮俗尤盛。家詩戶書。科第相繼。俗樸茂而人畏法。號爲易治。而自數十年來。夷夏雜處。習尚浮侈。風俗少靡。驕奢者不知所檢。而游惰者易於爲非。穿窬之姦。白晝之剽。往往而是。論者謂宜痛懲以法。俾有所憚。而不敢逞。庶幾革澆風而還反於

舊是則然矣抑此所謂治其末未治其本也語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爲民父母宜何所從事歟侯始政瑞安瑞安介居閩越俗尙強悍侯下車勤求民瘼爬梳抉剔胥吏斂手無所施革其俗之尤弊者毀壞梵宇建崑山書院以經史小學課士其中文治由是日盛縣故有社倉歲久廢弛侯更爲章約清釐其隱蝕得粟數十萬石值歲歉收民以無恐扶衰救弊舉錯不勞而瑞安以治其在吾鄞也決獄清讞多所平反而尤惓惓於學校之興廢及農

田水利凡有興建輒捐俸以資之廉靖慈惠務持大體不爲操切而吾鄞亦治然則侯之賢所謂不侈爲赫赫之名者也所謂周知其疾苦者也所謂治其本不治其末者也先是日本構釁瀕海戒嚴侯隨觀察儀徵吳公策戰守具甚悉日夜督察不懈益勤得謀者幽諸獄奸謀遂寢民獲安堵是侯有大資於吾鄞也侯奮自孤童太夫人賢明知書著有餐鞠軒詩草及官箴六首所以勸侯兄弟者甚至侯旣貧困念太夫人老諸弟尙幼無以爲養遂游幕廣西入參軍務策功由蔭生以知縣分

發江蘇及太夫人棄養服闋謁選吏部遂有浙江瑞安
之命政成報最大吏廉知其能量移鄞縣晉知府銜以
直隸州知州在任候補侯弟彝卿觀察俊卿大令亦皆
稟承家教所至有聲然後歎侯之造福於吾民者慈訓
所漸有非偶然者已國家軫恤民隱將躋億萬蒼生於
衽席之上一旦循漢孝宣皇帝故事凡二千石以下有
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如侯等比方當以次
表用大竟其施此非獨吾鄞之幸東南數省之福也君
子之論事也不沾沾於一方之利害而務規其大余豈
敢以私侯哉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司是吾鄉士大夫
所欲進之於侯而因以致其區區之私者也遂書之以
爲侯壽

范梯青年丈七十壽序

近今之俗人生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十年而遞增其
爲壽也置酒速賓朋奉觴堂上作樂歡宴而又有文辭
以相誇耀此於古者養老乞言之義未必其有當然嘗
覽取前紀竊觀風雅如幽之頌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
萬壽無疆天保之詩曰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又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
不增何其情之長而語之重也蓋以謂壽者夫人之所
願望而不可必得而常欲致之於其所親愛之人君子
之處世也其才可用而不得大用而其平時之所施設
其惠問猶足以及於一方一方之人思其德而不置遂
相與禱祝而私之此在他人猶不能以已而況於爲人
子者哉故今日爲壽之文其事不經而其意則亦未大
戾於古也前明自歸震川以下率常爲此至於今而其
風尤盛行於世夫亦人情之所祈嚮有不得不然者歟

今年秋九月二十有六日爲吾年文梯青范先生七十
生辰於是長君誦廬廣文官溫之平陽請假歸里謀所
以稱慶者先生一切謝絕顧竊謂先生之謙德宜然若
廣文君則必有不容已於其親者且非獨爲人子者之
心而已雖以履吉之託在愛末蓋亦有不容已於言者
焉方先生之稱六十觴也履吉嘗有文以爲壽是時廣
文君與履吉讀書僧寺距先生所居僅一里所因得晨
夕相候問以時接其言論丰采而里中父老往往爲履
吉談先生少年時事甚悉蓋先生奮自孤童惇敏好學

喜讀經世有用之書不屑屑措意於制舉文字既成諸
生以諸兄卽世援例貢成均絕意進取天性質直遇事
敢爲與人交敦尙氣誼於死生患難之際持之尤堅不
能以毀譽利害奪也所居距城不十里其俗強悍纖芥
之怨或至忿爭先生至一言排解各歡然以去至今戶
安其業彬彬乎禮讓之俗矣邑有大議靡役不從非義
所在雖當道不能屈生平篤友于之誼當咸豐辛酉壬
戌閒盜寇披猖郡縣騷動先生往來漚瀆出入鋒鏑不
避艱險嘗出寡嫂於圍城中兩兄相繼物故雖在險阻
侍疾營葬曲有條理方是時吾鄉陳漁門倡議攻賊先
生購置火器悉輸之庫籌辦糧餉不遺餘力事平稍稍
安輯爲從子輩分授田宅推肥受瘠一不敢有所私收
卹宗黨恩意周備凡慈仁明惠修爲門內之行而因以
及於一鄉一國者其大概已略具於曩所爲六十壽序
中今忽忽十年自維荒陋於學問無所成就而先生神
明強固視昔有加近且爲少子翊林家孫世沐加冠授
室家室之計旣老而可傳婚嫁之願及身而粗畢回念
少壯時煙塵頓洞風鶴之警日接於目如泛舟於層波

疊浪中篙櫓俱失盪心駭魄眙無措一旦得岸凝神
定息天日澄霽城闕宮觀粲然在望則夫七十年以後
康強逢吉之應將不知其既也是又惡得無一言以爲
賀耶唐楊嗣復領貢舉其父於陵自洛入朝率生徒出
迎當時豔之今廣文君以儒官誘掖後進著有聲績及
先生壽考門下士相率歡抃舞蹈額手相慶意必有如
元白其人者作爲詩歌導揚盛美履吉不文謹以此爲
乘章之先或亦先生之所笑而領之者乎遂書之以爲
序

題黃過草堂墨蘭畫冊

張生養農以所作墨蘭畫冊乞題生爲吾友闕齋明府
從子能詩善書尤工墨蘭閒於扇頭作疏花密葉濃澹
相生雅韻騷情致可觀玩余少好八法苦用筆蹇拙兼
以人事牽迫不得一意於此近益荒廢展生此冊不能
無惘然也生比有天津之行攜此自隨出山遠志意必
相遇於風塵者余屏居空谷日與一二高材生以文字
相娛樂孤芳之賞庶其在茲今將別去離索之感彌復
黯然因書數語於其卷端若云爲文以張之則余尙非

其人也

周圃芸先生家傳

先生諱永年譜諱聖鴻字虞卿號五雲別自號曰圃芸姓周氏世爲奉化長壽鄉人祖諱鼇附貢生父諱藩增貢生翰林院待詔銜生二子先生其次也天性孝友爲子弟能盡其職少而穎敏待詔君督之嚴先生益自淬礪稍長負文譽試郡縣輒壓其儕輩以母憂未終試而罷尋納粟爲國子生加布政司理問銜年二十七中補行辛酉科並壬戌恩科舉人實同治三年歲在甲子也

補園叢書

卷上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年十月待詔君棄養先生居喪哀毀禮越恆等戊辰服闋試禮部不第歸辛未再入都以輸餉授內閣中書留京師者累月旣而歸自是遂絕意仕進自念無所見於世則益思所以爲政於家其犖犖大者有若修譜牒以聯族屬建祠宇以妥靈爽瘖己奉公不辭勞勩規畫區處事必經久晚益簡靜貫居郡城杜門卻軌几案精潔郡中士大夫罕識其面歲甲午長壽鄉舊宅不戒於火明年鳩工重建凡爲室若干楹旁舍若干楹樸屬堅緻越三年而告成而先生疾篤以其年九月一日卒是

爲光緒二十二年年五十有九子賢輔早卒無子以先生兄子賢宰之第四子天愉爲之嗣

論曰先生勤敏開朗居鄉有清名以紛疑就質者爲之剖析是非人人各饜其意以去自奉儉素積銖累寸家日以起願好施予邑有善舉見義必爲所居曰江沿周村爲剡溪下流與江水相匯其地卑溼有塘曰鎮波水暴漲則時被衝決塘之南有石徑爲待詔君所手築歲久傾圮先生出資修治化險爲夷行者稱便庚寅辛卯閒同縣孫玉仙舍人議建試館於會城先生力贊成之捐千金以爲之倡先生卒而族之子弟歲時於家廟中薦獻至設專席以報其德豈非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耶願其所設施止於此亦命也

袁節母王太孀人七十壽序

履吉早孤失學切劘之益多得之於二三同志往者爲文社爲科舉帖括之學期十日一聚會而袁子滌軒實主其供膳故嘗信宿其家因其閒商榷古今上下其議論有以相樂也滌軒之生也不及見其先府君其母王太夫人所以督課之者甚勤且至太夫人治家嚴肅

內外井井滌軒卽少有過誤未嘗以愛故廢勞然以諸
同志斷斷辨難淵譁之聲達於寢室太夫人不以爲忤
也以謂庶幾直諒多聞之助今忽忽二十年矣當時遇
從尤數者如毛子寄廬周子鹿亭皆奄然物故令人有
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之歎而其存者又皆奔走衣食戚
戚無歡欲求如曩時一廬風雨譁笑達旦不可復得獨
吾與滌軒日手一編棲遲家術幸老親健飯得以晨昏
在視從容色養顧滌軒生事粗足有田可耕有圃可藝
親舊往來餽問不絕不必有升斗之入而無闕於甘旨

補園叢書

卷上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履吉則畝無餘糧盡無儲粟教授鄉里握三寸之管窮
年矻矻適足以荒其學殖而已慨念身世不能無惋仰
之憂然歲時假歸見吾母目加明耳加聰體益加強也
則未嘗不私用自慰復以其暇日徒步出郭門訪滌軒
於柳莊故里問太夫人起居見其目加明耳加聰體益
加強猶吾母也則又未嘗不與滌軒互用相慰滌軒天
才踔厲自其爲諸生食廩餼以優行貢成均年少氣銳
視取青紫如拾芥顧乃躋躋名場倂得復失居常憤發
念太夫人春秋高以不獲遂其顯揚爲憾嘗竊語滌軒

窮達命耳今中外通市海疆多故議國是者往往創爲
新法用夷變夏捐輸日亟而民不聊生其有謹守繩尺
不務更張則或相訾訾以爲迂腐習俗相沿風會之所
趨至於如此其得有所建白耶夫舍其朝夕之養以苟
爲祿位之計此庸人鄙夫所待以爲榮非賢者之所以
自處也如令吾兩人者微幸一第馳騫而不知止將使
日暮途遠淹留異地回首故園悽然北山之歌愀然陟
屺之感也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滌軒其有以辨之矣故
雖以吾兩人之奇隻不偶終老衡閭未可謂之不幸也

新園藏書

卷上

五

西明藏書
約園刊本

吾母今年七十有八太夫人亦年七十矣正月十一日
爲其生辰滌軒先期肅衣冠來謁文曰吾先府君之歿
也吾母之稱未亡者四十年於茲驚予之閱吾子所稔
知者也吾母於先府君爲繼配吾兄弟四人女兒二人
伯兄某姊適洪氏者先妣陳孺人出也適范氏者先妣
馮孺人出也吾母之撫吾諸兄及吾姊氏也無以異於
所生吾仲兄某未冠而殤吾諸父行多早世無子故吾
伯兄及叔兄某俱出爲人後而又皆無祿今兄子某以
光緒甲午舉於鄉某方讀書吾母爲之聘名師教督之

吾洪氏諸甥煢然孤也吾母之視外孫也無以異於視諸孫滌軒之述其母德者盡此雖古之所稱爲賢母者無以易此矣滌軒志於古者也其來謁文也禮恭而辭質所以壽其親非猶夫世俗之壽其親也王介甫曰賢者道弼於中而藝褻於外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夫祿位者定於天者也若道與藝則士之所得自致也滌軒苟由是而進之其爲壽也大矣吾與滌軒勉之而已

張君掇芹墓志銘

補園叢書

卷上

三五四明叢書

補園刊本

君諱德澄字掇芹張氏其先自宋時有諱溥者爲明州通判子孫因家於鄞遂世爲鄞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道鑑妣某氏君少而沈敏年二十以貧故棄儒服客游日本初至不習其性君用誠信相結以是卒殖其貲日本入我朝世奉職貢市舶往來交海中駱驛不絕而吾浙乃無一人遠涉其地及君以懋遷致饒裕由是富商大賈始爭湊焉君旣久處海外每朝廷簡使臣往以君習知其性情風俗遇事必虛心咨訪君亦恪恭將事知無不言嘗築清河別墅於彼國中衣冠麇至戶外

之屢恆滿因創議於神戶建屋一區爲閩粵及吾浙三省行旅聚集之所於長崎建三江寺置楫若干具俾生者有所棲止而死得歸槨於其故鄉中土人士翕然稱便自頃朝鮮搆釁日本以窮島小醜侵軼邊陲論者謂梟獍難馴變起倉卒不知其陰蓄異志以圖不軌者久矣君潛蹤塵市無一命之寄雖訶知其謀而言不見信邇吏不以入告無所展其志則遂儗裝而歸歸未幾而難作君亦遂卒人以是服其先見云君天性敦厚事親以孝聞兄弟六人皆無祿蚤世惟獨季弟某有子君撫之成立又分命四子爲諸兄弟樹後待寡嫂及諸弟婦以恩禮始終晚居里門建家廟置祭田修宗乘皆身任其事親舊有匱乏者所以周恤之良厚邑有義舉靡役不從西北諸省比年告災國家歲需蠲振君悉心籌畫屢輸千金僂旨由國學生以州同知候選晉鹽課司提舉加四級賞戴藍翎尋賞換花翎兩世皆贈如君官卒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年若干歲配袁氏繼配徐氏皆誥封淑人先君卒子男五人長祖福某官後君兄某次祖祺某官後君弟某次祖祥某官次祖祐某官

後君兄某次祖禴後君弟某女二人長適李幼未許聘
孫男若干人雲鵬祖福出以貲官戶部主事光緒二十
三年某月某日葬君於縣南北渡之原以兩淑人祔雲
鵬嘗從余受舉業先期奉其叔父祖祥命來請銘銘曰
日出杲杲扶桑之東通闡帶闐傑者爲雄於乎生以豐
其家而歿以昌其後悠悠千載吾銘不朽

李西亭家傳

代

公諱震字西亭姓李氏先世江蘇吳縣人宋天禧中有
諱夷庚者由吏部員外郎出守明州有惠政於民嘗徙

補園叢書

卷上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建州學於鎮明嶺潯東錢廣德二湖由是人才輩出邑
以大穰愛明州山水占籍於鄞其卒也民懷其德廟食
於縣南之青山額曰嘉澤秩爲侯縣令歲以二月致祭
事載郡志明州守有子二人長諱宗仁次諱宗義宗義
公徙縣南銅盆浦左近五里曰高塘隱居不仕傳三世
爲諱文榮公中鄉試第一人任中書今所稱高塘李解
元宅是也其後由高塘再徙獅山子姓蕃衍代多顯宦
公父諱廣文幼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年四十無子晚乃
得公兄弟六人嘗行貨於杭有術者過之曰君他日當

致巨貲繼令相公兄弟驚曰諸郎皆陶猗姿向謂君必致富者以此然此地當有難天下承平久今災象屢見不數年變起粵西蔓延及於浙中杭首被兵幸君自愛急束裝歸母久留俱罹於患未幾盜寇犯浙江會城陷以異人言得免於難公少倜儻廓然大志懋遷吳下不肯落落依人甫冠丁外艱喪葬如禮既服闋以家督搯持門戶措置擘畫條理秩如盜寇平諸弟或客游遠方公獨坐鎮甬上指揮調遣獲利常以倍徙家世清儉母氏王太夫人習於勤苦常諄諄以持盈保泰勸其子

補園叢書

卷上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稟承家教布衣疏食一不敢有所更張生平多豪舉讀宋范文正公義田記慨然慕其爲人曰吾不幸早孤失學棄儒而賈溷迹闕闕文章勲業自分已矣顧念衰宗加意收卹則義田之法可仿而爲之者也其後家日益裕將稟母太夫人命踵行其事降年不永賢志以歿疾革時遺令諸弟曰義田之舉吾志焉而未逮汝曹勉之母忘吾事語畢而逝言不及私今義莊屹然告成孤寒子弟得所依賴皆公生平未竟之志也公以輸餉功由國學生議敘同知誥授奉政大夫尋以子貴累贈資

政大夫卒以同治十三年十月九日年若干配黃氏贈夫人子濤國學生候選同知加六級孫朝瀨朝瀚朝海皆世其家

舊史氏曰公余外祖行也少時嘗一親其營茲稠人廣坐舉止溫雅蓋賈而有儒者風今距公之歿二十有二年矣嗣子象賢門祚鼎盛鄉里談者稱道公懿德敏行弗衰其軼事蓋猶往往在人口云昔桐城方氏嘗言宗法廢而民俗益薄士大夫家資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何況族人是以平居如秦越人之相視甚別號

清園廣集

卷上

五

四朝城集

呶詬諄而莫之能禦夫厚自封殖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以後貨以悖出而其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范氏置義田以贍其族而子孫之享之者且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若是不可爲愚者之炯鑒哉公之生未嘗有祿於朝足以仁其族也而其所志如此其所成就者亦卒如此然則公之澤將不能測其所至矣

送湯生仲盤赴試京兆序

湯生仲盤以明經試京兆行有日乞一言以爲贈國家之制南士之貢成均者例得與京兆試京兆試額加廣

計三四十人中率取者一人不若直省百人取一之難也故凡士之不利於南者輒改而北轍若生則有不必然者生嘗試北闈矣未見其果利也亦嘗一試南闈矣未見其果不利也且生義不當試京兆生以前年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在庠序未久也其明年試高等食廩餼文譽大起以生之才何試不可而乃沾沾於南北之難易邪生有老親在堂其伯兄鴻九農部方官京師朝夕之養責在一人遠離膝下非計之安也生以謂家居則酬應之事日繁不若客行清簡夫心遠則地自偏

補園廢業

卷上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亦求其心之放者可矣何害於家居耶生之就試京兆也可謂銳於進取矣余比年試禮部輒連蹇不得志退而教授鄉里閒士之操鉛槧爲舉子業者嘗暱就余顧其高材而可進於古者獨生與章生仲奮而止耳仲奮窘於生事不能不皇皇爲衣食之謀生擁有高貲無憂於俯仰可以一意讀書故余所望於生者尤篤且其從游最久無形迹之拘蕭寥寂寞中未嘗不恃二生以自壯今忽舍余以去知余之心樂否耶雖然生之行也嘗告於其父母矣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

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親樂雖其父母之心亦然
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於其側
其志樂也夫其父母之心猶以爲樂則余又安得戚戚
然以爲不樂耶於其將別爲文以寫其暫聚之樂云

詹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代

曩余官析津婺源詹君丙生自吳中北來客游沽上時
相從於清燕之間越數年余奉命尹京兆君亦以薦晉
州刺史加四品服有孔翠之賜大吏以君幹練委以熱
河等處礦務分駐津門自是蹤迹稀曠然相隔二百里

補遺錄卷上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近書問往來不日則月蓋余與刺史君相契之誠十
餘年如一日也今年秋八月十有七日爲君繼母王太
夫人六十生辰君以職事之暇將附樓船浮海南歸稱
觴於其里第南中士大夫之在津者咸願修躋堂之敬
而以道遠不獲親奉觴爲賀也則相率謀所以申其頌
禱之私者乃郵書抵余京師請爲文余旣與君雅故雖
微諸君子之請猶當以其不腆之詞爲太夫人壽其何
敢以不文辭案略稱太夫人爲誥贈榮祿大夫耀三公
之繼室贈公先娶汪夫人是生刺史君未幾遂卒汪夫

人持家勤儉先雞鳴而興後日昃而息治生纖悉絲粟無妄費然性好施予三黨有空乏不能自存者所以周卹之良厚孤貧子弟遇之曲有恩紀家世清寒往往節衣縮食不吝飲助其殷懷好善出於至誠類非一二所能纂述也太夫人之來歸也一遵前夫人遺法以教於家而竊其後光緒八年贈公棄養是時刺史君方客滬上未及視舍殯斂之事皆太夫人手自經紀君既聞訃星奔倉皇歸里得安窆窆後遂恩恩北行歷十有餘載搢拄門戶內外井井實惟太夫人是賴初贈公生存時

補園叢書

卷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財仗義邑有善舉靡役不從雖伏處衡門常以民生休戚爲己任其卒也遺言救災蘇困吾夙願也顧家無餘貲志焉未逮今吾已矣後之人幸卒勉之苟致奇贏無吝區區也太夫人誌之不敢忘其後直隸被災道殣相望太夫人勤苦自將銖積寸累以千金齎往振恤朝廷優詔褒著綸綍輝煌照映鄉里贈公爲不沒矣余聞之爲陰德者莫大於活人又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如太夫人者非所謂爲陰德以活人享其榮以及其子孫者耶太夫人雖老矣然康彊善飯神明不

袁刺史君歸而稱慶親朋聚會會絢雜選相與補南咳
之詩絃白華之什循循色養油然而暢然於時秋高氣清
天日曠休祥之符紛集階闥而婺源在江南號爲壯
縣土地饒沃水陸之產奇珍羅列夕膳晨饜不謀而可
足君又時時爲太夫人稱說客中近況及圻甸風物歲
比豐稔盜賊衰息災害不生百姓家給人足無往者飢
寒之憂旱澇之患從容燕語以博堂上歡用紓悲愍之
隱太夫人笑而頷之喜可知也抑又聞之禮曰繼母如
母故孝子不敢殊也漢應慎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

補園叢書

卷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至府庭繁茂長大今以太
夫人之賢撫刺史君如己子刺史君事太夫人如其親
母用是門祚鼎盛家日益起其瑞應豈直梓樹生庭之
比哉余於太夫人之爲壽也不敢以浮詞進竊道其母
子之間有足紀者爲論著之如此異時彤史之載闡揚
徽美其必有徵於余言也夫遂書之以爲壽讌之序

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友吳君雲干以其母張太孺人事略授余請爲文曰
吾母今年開八秩慶矣夫康彊壽考人生實難而吾母

自歸我先府君仰事俯育逾六十年中更多故無一日之適可以自樂其志蓋劬勞之感恩勤之念無人無之而在吾母則又若有加甚焉者秋七月朔爲吾母降生之辰戚友謀所以稱慶者吾母一切謝絕顧爲人子者力足以備一日之養雖所遭之境時或不慊於其中而幸及親身之健在不能舉世俗之所爲禮者以致敬於堂上非所以申承歡之義也是用詮次大略丐一言以飾屏幃惟吾子察焉余旣辭不獲命受而卒業因曰順逆者遇也修短者數也雖然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夫

補園膳聚

卷上

三十四明散書

物類刊本

人生而富貴逸樂珍羞羅其前而綺紈陳於後無顛顛憂傷以攻其內勞苦拮据以鑠其外可謂盛矣乃其後不轉瞬而萎敗隨之此豈有他故哉其志盈故其精易撓其氣渙故其形易敝也若夫經涉憂患卒完其性此必有道焉以處此矣猶之陽和始動天日旻曠羣卉競秀紛敷悅目非不森然而暢茂蓊然而條達也無何而方盛方衰方長方消故有朝榮而夕悴者矣有春生而秋落者矣及觀夫合抱之松尋丈之柏縱之以斤斧加之以霜霰枝葉剝落而霜皮黛色往往縣歷年代而無

改於其舊無他其性異也此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
性定神固者歟案略稱太孺人爲芝雲封公第三女年
十八作嬪於吳是爲世丈仰劉先生之淑配太孺人之
來歸也於時君姑孫太宜人猶在堂先生兄弟五人伯
兄有原先生董家政先生讀書養志怡愉一室式好無
閒值家中圯孫太宜人命分授田宅先生始以經術教
授搆柱門戶無內顧憂惟太孺人是賴張氏家世鼎盛
諸昆季相率登高科躋膺仕寢貴顯矣而先生以高才
碩學屢試有司僥得復失輒鬱鬱不自得太孺人從容
勸勉以謂窮達命耳顧不可以不遇故自廢既而食指
漸繁先生不得已棄舉業經營生事自是遂絕意進取
咸豐辛酉盜寇犯郡城先生咨於伯兄奉孫太宜人避
地西山尋挈眷至大雷復迎養焉賊旣平家徒壁立太
孺人益自刻勵早作夜休不辭勞瘁嘗曰吾姑少席華
廡今年衰不可以貧乏傷其志故雖日缺無儲旨甘之
奉未嘗不具惟日以讀書成名勸其子其後伯仲二子
相繼成諸生文譽蔚起太孺人始爲暢然未幾而孫太
宜人棄養又未幾而先生捐館舍二子皆無祿早世賀

者在室弔者在門蓋數十年中懽愉之日常少而悲感之日常多也然今雲千出後從叔父方能盡孝於其所生循循色養修南陔白華之誼光緒癸巳以高第領鄉薦不日有騰鶩之望然則天之阨太孺人於始而將大昌於其後者其與方未有艾譬如放舟中流猝遇險阻操舟者驚悸失色及其風定浪息天宇澄霽回念向時蕩搖顛頓不知凡幾一旦出險就夷其爲悲喜又當何如也余於太孺人之稱觴也不敢以浮詞進竊道其馴致眉壽者由夫性定而神固因述其生平遭際撮舉大要以善於篇所以發太孺人晚福延洪之應而亦以爲雲千勉也雲千儻不以余言爲河漢則所以壽其親者大矣遂書之以爲其壽識之序

江母趙太恭人七十壽序

吾同年友候補刑部福建司主事江君定甫之母趙太夫人以今光緒二十三年年七十矣八月二十五日其生辰也先是太夫人年六十刑部君嘗乞言於其座主許筠菴侍郎以爲壽所以敘述太夫人之懿德美行蓋詳今距此又十年矣吾鄙之俗人生自五十以往始爲

壽每十年而有加禮非直以人子之於其親如是焉而爲能盡其孝也謂夫十年之中人事之變遷有不可知者而幸得相安無事從容頤養以馴致於毫臺固亦人生難得之遇可以快然相慰者也而太夫人於此十年中則又見其子之取高第觀政秋曹其次君緯雲與其家孫覺齋皆相繼成諸生子旣生孫孫復生子門庭舄奕爲一時士大夫所豔稱此尤極有生之榮遇在人世有未易數數然者豈不重可賀哉履吉獲交刑部君至於今垂二十年矣喜未嘗不相慶歲時未嘗不相賀問風雨之暇未嘗不相過從也刑部君嘗語履吉曰吾先府君在時衣食粗可給吾母之來歸也吾先大父某公猶在堂吾母所以奉事之者惟謹先府君兄弟六人式好無閒自先大父棄養始謀別居先府君推財同氣無所於吝吾母力贊成之及先府君歿而吾家中圯是時吾方治舉業未遑家室之計也吾弟妹尙幼吾母爲之婚嫁吾家無數椽之蔽僦屋以居遷徙者屢矣吾母儉以自奉而勤以率其下先雞鳴而興後日昃而休蓋三十年來吾兄弟得以一意讀書無門戶之憂者皆吾母

艱難拮据之所庇也今吾幸得以一第備官輦轂之下
位卑而職冗古人祿足以仁其三族而吾至不能備一
日之養吾滋懼焉蓋刑部君所常耿耿不自釋者以此
雖然此豈足以關太夫人之慮哉夫事親之道養志而
已苟其志之不獲遂伸也則雖珍錯羅前膳羞列後而
不足以爲饜飫也苟其志之克遂也則雖啜菽飲水而
未必無餘歡也今國家取士略仿前代之制士之貢於
禮部者旣廷試天子親取而用之其爲途有三其上第
者爲詞臣次則爲諸曹又次則爲縣令縣令秩卑而俸

入常倍於諸曹故士苟不得詞臣有願就外任者矣彼
其意非將以司牧斯民而爲之興利除弊也直偷取一
切以自便其私而肥其家已耳此宜刑部君所不願爲
曾是以太夫人之賢而願其子之爲之耶故刑部君可
以無憾抑履吉則更有進者漢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
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
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日或無所
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今刑部亦天
下之平也諸司隨眾畫諾例不得有所可否而聞以匡

揅其闕失固亦刑部君之所有事也太夫人雖老然神明不衰刑部君出而供職思所以廣德意於無窮則其爲壽豈尙有大於此哉異時太夫人年益高刑部君位亦益崇吾鄉之士操觚握槩稱頌德媿當不惟爲太夫人賀而已而又將以賀太夫人者爲天下蒼生賀也

小像自贊

四明之麓篤生道流其爲人也淵懿樸茂澹宕夷猶於日爲暝於時爲秋於音爲擘緩而於卦爲陰柔不夷不惠逸焉寡儔

補園臆藁卷下

清鄭 包履吉蕉舫著

復張讓三大令書

讓三足下接手書具知台從還滬北行安穩欣慰無量亦湘人材倣儻於一切酬應自是相宜不審鞠蒙違泉近狀復何似也康主事氣燄烜赫爲一時聞人比聞粵中人士深不滿其爲人傳稱眾惡必察要是聖人忠厚待人之意眾好未必信是端士若眾惡則未有不見棄於名教者前張黃門入都時頗思以言爲贈以爲朝廷

補園臆藁卷下

一一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之於康某處置甚爲不當康某固賢者耶則當不次用之不宜屏之於外如不賢耶不當授以橫議之柄以康某爲官報局總辦彼未必盡副其願也將來譏毀怨望何所不至國家既許以不必忌諱一旦任情訕謗始欲以法繩之則詔令爲不信若聽其恣睢又豈尙有體統耶漢文之不用賈生止於自傷哭泣而已如康某者當不止自傷哭泣而已也傳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朝廷之待康某非命則過有必居一於此者近如廣西躁者某某

本水師學堂中人也國家創設學堂動糜數百萬金適足以養成奸宄而其餘又皆無用朝鮮之役紛紛逃竄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竊以爲朝廷今日之大患其受病尙不在無才也但山野見聞何與國是黃門素性循謹必不能抗言及此弟故亦默爾而息耳近聞皇太后皇上將以秋中巡幸天津勘驗鐵路如此定滋煩擾無益於理言官職在規諫固宜以死爭之然茲事重大尤非黃門所敢言矣弟伏處里門略無善狀比來志氣益復衰退目力視前爲損惟日與二三生徒冥默相對

補園叢書

卷下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已入股旣廢館課及書院自不得不以策論命題然大要以經史爲主閒及時務以爲爲學當有次第不明古義不足以言今事不知內政不足以言外交至於專門之學旣非不佞所及聽其自便不敢以此繩人大意如此非苟墨守舊章也自黃門去後盛省傳同年以鯤池一席見推自維資淺望輕見聞疏陋精力亦復不逮且如馮夢香楊遜齋兩孝廉尙不免訾議弟學問不及馮楊二君而名位遠在黃門下其不滿於眾心可逆億而知與其久而騰謗何若先自引避之爲禔乎頃已峻

辭四覆矣鄧山童王廷山長以新章改試策論退謝不
敏可謂有見近聞承其乏者爲某亦一異也芝舫在家
課讀頗亦安樂但其人亦潦倒可念曩在鴻九家飲酒
過中含淚語弟曰吾平生勤於披覽無他嗜好終無益
於身世今國家變易制度而吾年已將五十不復能與
諸少年角逐名場冀倖一日之獲死之日當以四子書
爲殉得足下爲吾作數行墓誌足矣嗟卑歎老情見乎
辭雖以弟之無志進取不能不爲之惻然心動也秋涼
伏維爲國自愛恩恩不悉

補園集 卷下

二二 四明 書
約園刊本

再與張讓三書

昨承報書藉悉近狀尊體想得平復臨風馳系如何可
量前論康某不幸而中然尙不意其至此也朝廷求治
太急信用非人遂有今日之變言之可爲歎邑蓋革之
爲義聖人慎言之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而不
當未有不貽之悔者也弟沈頓鄉里積有年祀少不如
人近復何望偷息視蔭思得爲太平無事之民以終沒
吾世而已一身且不自保豈暇復問時政得失然國步
艱虞亟宜補救山野鄙生亦有不能默默者如改制科

是也而不停捐例則改制科爲無益汰冗員是也而加雜流以重任並許之專摺奏事則汰冗員爲無益開言路是也而如王照之請東游三島驟膺寵眷則開言路爲無益足下與友人書所稱凡事務實則舊法亦有用務名則新法亦無濟真不易之論也

寧波接濟公所徵信錄序

代

郡古揚州之域地卑溼宜杭稻然居民好行賈或採海物以爲生耕田力穡之戶少常年所入穀不足支一歲水旱荒歉不與焉而鎮江所聚米甲於東南諸行省郡

補園叢書

卷下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資以濟其乏前年大吏嚴海禁輪輓不至商人居奇又從而遏抑之米痛騰貴斗至錢若干萬眾瞖瞖游手無業之徒滋不靖長吏怵焉咨於薦紳先生商所以蘇其困者諸君子不忍官吏之焦勞吾民之辛苦鑿隘咸勤於其事爲之徧謀殷富集資得若干金申請大府四出采運由此諸路之米屬至旁郡縣亦恃以無恐逮秋而事竣方事之始有語余者曰接濟之名將以平糶而蘇民困也今米之采自諸處者率一石用錢若干而諸君子方高其值以售是重困吾民也矣是且奪商人之

利而以肥其私矣不其顛歟余應之曰柰何乎子之狂於平糶之說而一不知夫通變也吾郡故饒沃然自近數十年以來疲於征輸略彫敝矣其以貴雄鄉里者高者不過數十萬金其次累數萬金或數千金而已然且籌餽餉則有捐議振恤則有捐誅求悉索耗矣今以疾痛之切於身而以患害之且將中於心腹也不得不罄其區區之囊橐以紓目前之急然其力則既竭矣今此之舉非有水旱荒歉之災也民之嗷嗷而不靖也非苦無錢而苦無米也且當是時秋成猶未報也歲或不登

補園叢書

卷下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善其後者將懼不克而遽貴糶而賤糶是虛市一時之美譽而忘其後圖也故不敢平價以售使稍有羨餘而將以補其後之不足焉是諸君子之苦心也幸而秋稼既登人心漸定當事者將以謝其勞而弛其責蓋自四月以迄七月凡耗泉若干緡計所嘗籌集於諸殷富家者出納相抵餘一千七百元有奇眾議以其餘入常平倉以不便分償諸家也是又諸君子思深慮遠所為策其萬全者也柰何乎子之狂於平糶之說而一不知夫通變也是役也董其事者為陸漁笙編修廷敬

張肖菴給諫嘉祿童玉庭比部德厚盛省傳編修炳緯而總稽其出入者爲湯仰高封翁遠峯以翁之精於會計也夫以數君子者品優而望重祿足以贍其家顧不忍吾民之困將欲蘇之而因以爲利亦不待問而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今將出其簿錄綜核其耗羨之數付之劊劊以徵信於世而屬余一言弁諸端余爲論之如此俾逞其私臆而妄警警者得以普覽而周知焉若夫因取口之噉噉而沾沾焉自明其無所私以求諒於人人而其後且相戒以得謗而懼於爲善則非諸君子之意亦非余所望於諸君子之意也

江慎夫先生家傳

語曰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支其然耶其不然耶家之與國其義不甚相懸也不幸當全盛之時而伏將衰之勢有一二賢者燭照數計於幾先不憚憂深慮遠盡力而措拄之則雖寢微寢弱其勢猶不至潰敗而不可收拾世徒以能文稱江先生豈爲知先生者哉以先生之賢迹其艱難拮据以保其家者可以自表見於世乃其後幸嚮一命崎嶇邛棘閒卒以介介不欲私有所干謁不

獲少展其志不得已第而思歸秋行暑雨經涉瞿塘澗
瀕之險途中以驚悸嬰末疾望見里門而病增劇年未
中壽賁志以歿於乎優於學而絀於行豐其才而嗇其
遇則先生之命爲之也先生名學海字慎夫以先墓在
句章鄉芙蓉山別號芙蓉山民江氏自宋判歙州軍事
汝剛家於歙傳二十一世曰彥惺當國朝順治初以業
辭由歙遷鄞遂世爲鄞縣人大父丙縣學生文廟齋奏
廳父變議牧鹽運司知事先生幼穎異讀書過目成誦
年十三試爲文輒驚其儕輩弱冠成諸生試必高等年

補園廣集

卷下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十八由縣學增廣生員中咸豐元年恩科舉人先生
席先世之餘蔭月湖西偏故有江氏支祠齋奏君建居
室於其旁極園亭花木之勝季父均以副榜貢生襄辦
軍輸由保薦得江蘇候補直隸州州判加鹽課司提舉
銜益修舉鹽法當是時江園之名噪浙東四方之士及
大吏過鄞者咸主於是園均雅好賓客傾心結交務爲
豪舉其子鏡清以道光丙子領鄉薦科第相踵寔貴顯
矣先生獨私竊憂慮以謂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事固有
必至者乃益下帷攻苦經史而外旁及諸子百家暇或

與二三同志從容論說相勉以闕通之學未幾齎奏君
棄養均亦繼卒嗟務漸弛家以中圯辛亥冬郡東鄉私
梟糾眾入城燬月湖支祠及先生居室議敘君出而譬
曉倉卒被脅先生方偕計吏北上至蘇州聞警馳歸會
巡撫常公以事在郡怒私販搆毀必欲加以兵先生懼
且不測亟詣行轅以師生禮謁見乞緩頰觀察羅公隱
左右之事得稍解尋以計脫議敘君於難凡奔走六晝
夜而事始平己未入都考取覺羅官學教習留京師者
一年辛酉盜寇陷郡城勢張甚先生方假歸明年夏官

補國臚藥

卷下

八四明藏書

約國刊本

軍克復郡城郡中創辦善後事宜需餉孔亟民困於搜
括先生獨多所矜全同治甲戌由借補國子監鑲白旗
漢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籤分四川丙子冬入蜀需
次成都每奉檄覆案疑獄多所平反大吏以爲能時某
大吏家人方用事或諷先生以賄進先生峻拒之遂往
依重慶府知府沈君鉉沈故先生同年友也居歲餘學
使者陳公案臨川東延先生於幕既蒞事將薦諸大吏
而先生歸志已決以其年八月由渝州啓行逮十月抵
家凡臥病月餘日而卒卒年五十有七實光緒六年十

一月二十九日也先生長身鶴立識度宏遠喜劇談性
伉直無所容隱內行肫摯事親以孝聞友于兄弟嘗以
先人舊宅讓諸季而已別賃屋以居先是從兄鏡清之
赴官黔中也逋負累累屬先生以家事衣服飲食無鉅
細皆取給於先生先生性耿介脩脯外不妄名一錢因
是益窘不得已資筆墨以爲生及從兄由黔中歸先生
始得一意講授門下士著錄者歲常數十人經其指示
爲文章皆有法度莫不掇巍科以去而先生願艱於一
第可謂窮矣生平無他嗜好能鼓琴善圍棋客至偶一
及之不常作也耽玩書史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經傳
多手自鈔錄爲文不加點鼠頃刻而成所著有詩古文
若干卷歷代干支通表二卷江氏徵錄四卷見聞隨筆
若干卷其四書文已行世者惟攬秀堂小題文百首餘
多散佚無存

先母李太孺人行述

母姓李氏諱銘德外王父諱某府君第三女年十七歸
我先考府君後我先考府君十六年而卒卒年七十有
八實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也母體孱弱少而善病

又勤操作平生不近醫藥以其年冬十一月而疾作時不孝兄弟授徒在外歸而見吾母輾轉牀蓐問之則曰吾適惡寒耳幸無苦汝曹第去母以吾故曠乃職也不孝兄弟逡巡不敢退趣之寢不敢寢微察之若有不安於枕席者既而撫不孝履吉曰吾病非醫藥所能愈吾昨夢石曰分裂此非吉徵也願吾年幾八十矣汝兄弟亦各能自立即可爲吾亦無所恨獨念汝伯兄蚤夭汝家子啓圭後汝伯兄今已成入矣吾待其受室而吾目始瞑耳言未已執履吉手而泣履吉亦隨而泣自是日就累頓不復進食飲絲留十餘日至十二月九日卯時遂以不起於乎痛哉母之來歸於我也事我先考府君四十有五年凡生男子子五人長瑞照前卒次殤次晉祜縣學生次殤次履吉光緒五年舉人女子子二人張賡雲張宣校其適也先考府君十歲而孤隨我先王母李太孺人鞠於外家先王母既棄養先考府君益蹙然無所倚稍長以貧無資爲縣都吏及吾母之歸節衣縮食纖蓄以爲生於是食有粟突有煙廚有鹽豉積數十年而家始稍稍以立吾從母適袁氏者甫嫁而

夫死袁故舊家至是中圯所後子至無以自存母哀之爲請於先考府君迎養於家從母之在吾家吾兄弟事之猶母從母視吾兄弟猶子也闕數十年以病卒於吾家年六十有八矣其卒也爲之請旌於朝爲之主而納於袁氏之廟蓋始終以恩禮相賓接云吾家世儒素無一椽之庇賃屋以居歲常數徙最後始定居於郡治之西北隅曰永豐里有屋三楹其前爲某經歷宅某故猾吏其子尤無行母禁家人無得相往來後某家毀宅歸於我母志也先考府君之歿也不孝兄弟雖已成人以

補園叢書

卷下

十一四明叢書

續園刊本

方治舉業未暇問家人生產支持門戶一惟吾母是依不得已出而酬應吾兄弟勉爲之其門以內一日用之費一飲食之節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以使之無憂於闕乏者則皆吾母之爲也明而作晦而休庭戶蕭然澣濯之事廁牖之屬率子婦爲之無傭媪之供使令也天性簡儉食無兼味然歲時薦獻未嘗不致敬而致懇也賓朋戾止以酒食相款留未嘗不勉從其腆也於乎母之相我先考府君而因以燾其後之人者其勤至矣夫鏗而不舍金石猶傲況其稟柔脆之質以浮游於塵

世間者耶故吾母雖以壽考終不得謂天年之遂止於此也憶歲癸巳不孝履吉試禮部不第而歸方與吾母語圭兒自外來曰某家捷音至以廷試二甲入館選矣母恐履吉之不快於心也訶之曰兒何知而父善事我吾今衰暮恃而父以待老某家子通籍當舍其親留京師雖貴庸足以易吾母子團聚之樂乎兒何知弗乃令而父嗔耶於乎母之愛不孝若此其篤也親舊時節存問以果餌相餉母常置諸牀頭謂諸孫曰而父終歲守一甌口講指畫心力瘁矣吾儲此以待其來而飼之耳

於乎母於一物之微惓惓於不孝若此其無已也庸知夫不孝輩日從諸富兒游一食之頃至費十餘金有非吾母所及見者耶夫爲文以求遇於世所以爲顯揚地也然猶曰得之不得有命存焉若夫晨昏之養旨甘之奉猶一介之士所力能自致者也履吉自三十以後教授生徒脩脯所入一歲無慮數百金所以爲奉養之資者亦旣謀而得之矣顧乃優游歲月相忘於愛日之際長至使吾親衰暮之年不得享一日安閒之福茹苦食淡以終歿其世此則不孝兄弟輩之罪上通於天者也

於乎痛哉不孝兄弟無狀不敢求當世大人先生錫之
銘辭以光諸幽壤謹巖述梗概藏之於家俟吾子孫之
少有聞於世者

宿遷縣知縣葛君豫齋墓表

君諱祥熊字豫齋姓葛氏其先閩人元至正間有官慶
元府者始居慈溪明改府爲寧波後又改縣之溪爲谿
遂世爲寧波府慈谿縣人十八傳至戶部郎中諱朝爲
君之祖縣學生諱蕃爲君之父以君貴誥贈中憲大夫
母盧氏鄭氏徐氏皆誥贈恭人徐恭人以節孝旌縣志

補園叢書

卷下

十三四明叢書

約記刊本

有傳君少孤侍徐恭人疾二十年中羈廁牖躬自澣濯
及徐恭人卒築室冢旁手植松竹讀書其中故又自號
松竹居士光緒壬午由縣學生中式本省鄉試庚寅成
進士廷試以知縣發江蘇候補辛卯壬辰兩爲江南鄉
試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擬程出諸生翕然稱誦有執
贄請受業者癸巳補宿遷縣知縣晉秩同知甲午二月
抵任宿遷地四衝俗刁而悍號爲難治君受事甫數月
擒劇盜黑少連清廝役積弊禁薄俗之以人命相訛詐
者振興文教汲引士類縣以大治僧某以事受誣君察

其枉爲之申理僧故多費以金來餉卻不受觀察某素
貴倨其僕與宿遷民毆君逮繫至縣兩懲之某意不平
移徐州守欲重懲宿遷民君面見守爭之力守雅重君
亦力爭於觀察事得已一時有葛青天之目云自泰西
入中國傳教者徧海內其目曰教主其講習之所曰教
堂大率購民居爲之一不遂則挾州縣吏以逞於民州
縣吏承命唯謹而夷勢滋益橫君居鄉時已疾視彼教
中人及爲縣有購地以建堂者將受直民知其爲教堂
也乃不肯署券教主以問君君一折以義教主直其言

補園叢書

卷下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謝而去其後時以珍物相問遺君峻拒至再三爲受
其國所譯四子書一部及君去而代者遽允之宿遷民
大譁逾月而事始平於乎夷狄亦人耳苟以義相詰責
鮮有不俯首帖耳而服者守土者不惟民情之順與否
而一以保護教堂爲辭曰此大府以下於州縣者也其
極也積不相能至於民教相仇殺如今日義和拳匪之
起至使九廟震驚兩宮西狩有非中外臣民所忍言者
語曰涓涓不絕遂成江河使得如君者數百人散布州
縣天下事何至糜爛若此哉君爲縣凡半載會日本構

數軍書旁午徵發轉運咸取道於宿遷君馳驅風雪中
積瘁之餘重以憂憤遂得咯血之症明年二月以病乞
休大吏惜君之去而憫君之病寢以益深也爲允其就
醫之請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焚香塞巷有泣下者未幾
奉巡撫趙公檄調署婁縣君感激思奮力疾履任閱六
月而卒實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年五十有幾君軀幹
修偉尤善飲噉居官三年戒杯勺儉素如平時案牘紛
委不假手胥吏反覆情偽務得其平少受古文法於舅
氏徐柳泉先生爲刻其煙嶼樓集及手輯徐恭人遺訓

南園叢書

卷下

十五 四明樓譜

約園刊本

四十七條行於世課子嚴而性慈仁撫從子及諸甥如
己出與人恭而有禮鄉人士識與不識聞君名咸惕然
警懼家居留心水利事非有益於世不以名刺入公庭
所著有松竹居詩文稿若干卷藏於家配葉恭人繼配
湯恭人賢而有婦道子男四人輝增附貢生頌堃府學
生興釗效城俱國學生女五人長適鎮海縣學生方積
球次字鄞縣張美樑次適鎮海縣中書科中書方某次
字鎮海胡某少者未字孫男女八人以光緒二十五年
某月葬君於鎮海東岡硤鳳凰嘴之原興釗效城嘗從

余學爲文至是以表墓之文來請初余與君同試禮部
既歲事有亟稱余文者君聞若不快於意其實君所作
甚工而余特以年輩差晚爲鄉先達所獎飾及榜發君
獲高第而余竟被黜於是始以溫語相慰藉蓋君生平
好勝之心不肯偶爲之下其意氣之盛尙宛然目前今
相距無幾時耳而以衰病放廢之身表君墓道是則重
可感者也

爲李勤齋丈七十生日題東方朔偷桃圖

案漢武故事載東郡短人言東方生偷桃其說頗怪誕

補園讀漢

卷下

十六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然世多信之至繪爲圖畫以相稱誦余謂神仙之說於
古有之未可盡謂之不經也獨儒者弗道耳余自勝衣
就傳則知吾里有李勤齋先生者其後余益志於古
蘧解章句而先生方以明經應秋試僥得僥失者屢矣
顧不以不遇故介於其懷雅工行草家無餘貲見前人
手蹟不惜重金購取日處一室中几案精潔琳琅滿架
暇亦與二三同志從容游讌蓋先生年最長於屬爲尊
然遇少年能文之士未嘗不折行輩與交雖至徵歌選
伎跌蕩琴酒先生未嘗不與生平不善飲噉而風流談

謔聞出一語往往傾其坐中人坐中人亦無先生不樂也今先生年七十矣諸同志謀所以爲壽者先生一切謝絕願獨攜其所藏東方朔偷桃圖屬余題其端余謂先生名位不顯於時而凝神葆性頤養天和綜其梗概蓋古詠諧滑稽之流而余也親見其由少而壯由壯而老須髮黝然神明猶昔綴之文辭以申其祝竊敢自儆於東郡短人云爾

袁孝子像贊

於乎余交先生之孫堯年讀所爲孝子傳藹然想見其

補園叢書

卷下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人蓋三綱之淪棄久矣彼揚風挖雅儒冠而儒服者率相高以文采罔或一貢其性眞庸知夫至性磅礴獨爲於舉世不爲之日如先生之宅衷醴粹乃出自闔閭之身宜其爲士夫之所稱願表彰幽昧邀旌異於帝闈使夫千祀而降展先生之遺像庶幾聞而興起竦然油然皆將敦敘乎彝倫懿歟先生非名之驚惟德之純

周獻甫先生六十壽序

始履吉家篋貧從吾師周獻甫先生游先生不以其不可教而引掖之且以其家之艱於資給也視之有加厚

焉履吉之獲私於先生自始受業以訖於今最二十有六年而先生則年六十矣先生爲中翰嶼太公之冢子砥節勵品一稟太公之教其所學則漸於柳泉徐先生爲多徐先生以詩古文辭鳴一時書畫滿家先生假館於其煙嶼樓中讀所爲山中學詩記手鈔成帙旣而樓燬於火而先生所藏副本獨完數十年來先輩風流以文章名行相敦尙太公以行徐先生以文皆歸然爲鄉邦之望先生旣淵源家學又嘗游徐先生之門得盡窺其涂徑以爲諸生久不獲肆力於此世亦無有知之

補園叢書

考下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方履吉在先生之門也是時太公尙健飯先生入則修人子之職承望顏色愉愉如也出而與諸弟子處口講指畫斷斷如也初時先生無憂於室家其後太公棄養庶母袁氏亦繼卒先生與其庶弟倬雲居以人事之侵尋家稍稍落矣垂老不遇不得已出游燕趙閒旋客吳中鬱鬱無所得以去年冬十二月歸里門歸而寢疾今年夏四月棹小舟往候則先生方坐臥一室中昕夜不能成寐聞履吉至訖然扶病與語日移晷出酒食相款留爲具言家常瑣屑且言吾行年六十無奇節偉行

可紀顧處族黨以恩待朋友以誠自謂無忝於前人獨念吾母徐孺人之卒也吾方應秋試雖星奔回里及視舍殮終天之恨不能不引爲大疚也吾仲弟歿於兵燹距今且四十年先是盜寇犯寧波舉家遠竄中途遇賊匿叢薄間吾弟獨被劫先君謀出懷中金以贖吾弟吾以賊眾叵測懼驚二老人執不可賊且去重趼數十里出萬死一生之地蹤跡不可得意其遇害當在四月八日至今以爲私忌蓋吾義不忍舍吾親而全手足之愛然卒戕吾弟吾悲未嘗一日而已也吾三娶皆無子側

補園叢書

卷下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室屠氏有子曰松卿甫九齡耳家業中圯後顧茫然吾又惡能無遲暮之感耶履吉再三寬慰退而私幸以爲先生雖老且病然神明不衰且其天性慈仁宜爲造物者所眷馴至康彊壽考及見後人之成立無疑也抑更有進者青衿桃達之風熾學校之廢久矣先生晚而食餼於庠在同輩中爲耆首諸生有干犯名義者賴先生力持清議惟其愿慤之性或不免見欺於儕偶乃世反以是相訾訾其於人心世道之憂豈細也哉此又士林中不可一日無如先生其人者也五月十七日爲先生

降辰履吉侍先生最蚤故撮其所得於先生者綴於篇
若夫世俗之所爲禮則不敢以恩於先生之前儻亦先
生之所願聞而爲之勉進一觴歟

王君調梅生壙誌

王君調梅以今光緒二十七年三月某日治生壙於其
先人墓側君生於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時年
六十有一耳夫生必有死品物之恆性而世或指以爲
不祥亦愚矣如君者豈不謂之達生之情乎哉君名翼
廷譜名慶佐字調梅世爲鎮海東管鄉人族故微不知

補園叢書

卷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何別曾祖諱宗榮祖諱大椿考諱嘉錫妣某氏生子
三人君其次也伯兄蚤世待嫂氏以禮撫兒子如子性
伉爽疏財仗義好讀書以不能卒業爲憾里有紛難得
君一言而定溷迹塵肆士大夫咸慕與之交初客閩中
旣而往來吳越間歲一歸其家歸必以長厚勸其諸子
光緒某年援例以府經歷候選初聘陳氏女尋卒以其
娣來歸是爲淑配陳孺人子四人鴻庠縣學生崇溥鴻
序俱國學生次思讓殤女一人朱某其壻也君治生壙
爲三穴將迎陳氏之柩而合葬焉鴻庠嘗從余游先期

請爲之志余爲書其家世大略如此其他論著則以俟後之知言者

王君友林生壙誌

余旣志經歷王君之生壙其伯子鴻庠重以叔父友林觀察之誌爲請經歷君與君相友愛因及其生時度地於先人之墓側而置壽藏焉意以爲死而有知則父子兄弟閒必有融融洩洩然相與爲樂者嗚呼可謂篤於情者矣君名煥章譜名慶餘字友林其世系里居具經歷君誌中君善書得唐柳誠懸遺意尤精算術性豁達

補園叢書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膽略智計初服賈非其好也旣而客游瑞安孫公幕時公方爲江寧布政使君司其出納勤慎敏幹未嘗少有過誤其後屢受大府知所至稱之起家從九品晉江蘇候補道誥授中憲大夫元配周恭人以光緒十七年七月四日卒繼配蔡恭人子男一人思誠女一人俱側室某氏出君生於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九日年五十有九夫生而有誌非古也然如君兄弟之達於生而肫然於天性之愛如是是則可述也已

小狹江李氏祠堂記

小浹江之濱笠山之麓李氏宗祠在焉祠之建由也亭
公公諱容譜諱承久爲人精敏強幹以居積致贏裕疏
財仗義里有善舉靡不爲顧念水木之本原爲歲時薦
獻子姓衣冠瞻拜之所所以糾合族人而效親親之誼
者咨於其兄弼奩公諱承輔爲建祠之議弼奩公力贊
成之古者一命以上皆有廟今制稍異於古而宗祠之
設亦古家廟之遺意也祠凡若干楹中爲堂爲東西廂
經始於某年某月竣工於某年某月顏其堂曰恭親白
一世至十世有名諱可考者皆爲主以祀之其十世以

補園叢書 卷下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下則但奉君實公之後而旁支姑略焉以族繁不能徧
及也李氏其先閩人宋初有諱惟清者以名儒兼習堪
輿家言來游明州悅奉化銅山之勝卜居於泉口遂占
籍焉傳四世爲公執公諱珂稍徙江口凡再遷不離奉
化公執公後六世爲君實公公諱信之官總轄始自奉
化來遷是爲遷鎮海之始祖由也亭公上溯至君實公
蓋又十有七世矣也亭公旣建祠於小浹江之濱笠山
之麓別割私田二百畝以供祀事族之人以宗祠之成
實惟弼奩也亭二公之力爲立主於東廂以示不忘始

事之功云今距也亭公之歿逾三十年其孫厚祐備述其始末來請爲記余以謂宗法廢而故家右姓閱世既久源遠而末益分蓋有以一本之親而視同行路者矣李氏當建炎南渡後以名節學行顯者代不乏人其事蹟具見於郡邑兩志及大儒紀載可考而知而自君實公以來枝附葉著家擁高貲門祚鼎貴科第不絕族望之隆甲於鄉里每春秋佳日以及歲朝冬至子孫齊集祠下趨踰拜跪冠弁相望何其盛耶豈非君實公之澤所被者遠而彌盪也亭二公之明德有以緜延於勿替歟余故備論之使夫後之編氏姓者有所覽觀而興起焉是爲記

方公仰喬墓誌銘

仰喬方公既卒之十年實光緒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卜兆於慈谿蜀山渡之原同縣王侍讀榮商爲表其墓其孫積瑞嘗從余游重以世父桂之命來請銘國家重熙累洽逾二百年區宇乂安百姓家給戶足雖復海隅僻處亦時有鉅人長者家擁高貲仗義好施澤及數世如公者乃所謂處富不驕而能爲善於其鄉者也公名

喬一名仁高仰喬其字其先閩之莆田人宋中葉有太廟齋即諱軫者以上書請誅蔡京編管嶺南尋戊永州赦還復出知鄞縣子孫因家於鄞其後稍徙鎮海之柏墅遂世爲鎮海縣人曾祖上曜祖元棋父亨吟以行義聞鄉里縣志有傳母劉氏公少有至性長而服賈上海歲必一歸省其父母父患痔晚年益劇公親爲調藥敷患處親歿居喪毀瘠葬祭以禮已乃推所愛於父母者以及其同產女弟適翁氏者夫婦相繼逝世公撫其遺孤尋卒爲之樹後其適周氏者貧而善病歲時饋贈無

補園叢書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虛日所以周恤之者甚厚已乃推所愛於同產者以及其宗族從祖弟某家中落公資之萬金族弟某不戒於火爲繕治其居室以孤嫠之無告嫁娶之不能備禮也則爲之建義莊置田宅以資給之疏屬子弟力不能具脩脯則爲之設義塾延師儒以教益之已乃推所愛於宗族者以及其故舊親朋借貸必量爲扶助或謀生無術必多方推薦其有辜誤必曲予矜全以是人知感奮尤賓禮人士多所成就已乃推所愛於故舊者以及其鄉里近村水利自駱駝橋至甬江北岸縣互三十里歲

久淤淺舟行苦滯一遇旱乾旁近田數千頃禾則盡槁
公請於太守宗公募工疏濬爲費以鉅萬計工竣農商
稱便兵燹之後因以災歉國用支絀籌餉孔艱公蠲輸
累萬金用是諸子皆得優獎贈封三代如例恩誥稠疊
寔貴顯矣然公方衣蔬食澹家居率先子婦講求農圃
之學辨色而起日入始休飲食治具日惟一老嫗司爨
火庭宇湫隘裁足蔽風雨而已平生無疾言遽色馭下
以寬列肆徧海上待公而食者無慮數百家知人善任
材稱其職雖在數千里外人莫敢欺於乎可不謂賢歟

補園叢書

卷下

二五

四明叢書

補園刊本

公卒於光緒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八十元配胡
夫人繼配林夫人莊夫人側室沈夫人吳氏子男三人
先後舉於鄉桂駿華俱議敘道銜駿萃花翎五品銜女
六人同知銜鄭芳均鹽運使司運同銜盛在荃柘城縣
知縣費鴻年中書科中書傅立烜新城縣學訓導胡開
浩候選同知陳錫厚其適也孫八人積球積琳積瑞俱
縣學生其葬也自胡夫人以下皆附焉銘曰

觥觥齋郎秉古之直再貶於茲歷宋元明世無達者公
實大之於錄皇考聿有令聞亦豐於賞析薪負荷公則

不忝益厚其施陰德及遠高其門閥子姓是宜金石可
敝名行不泐徵此刻辭

寧波新建益知學堂緣起

代

國家仍前明舊制用八股取士二百有餘年法令利弊
士氣媮惰於是朝廷一意更新變通科舉改試策論尋
有詔各直省及府廳州縣建立學堂兼習中外政治藝
術諸書所以培養人材鼓舞而陶成之義至深遠而吾
寧波瀕海爲郡戶口殷繁爲浙以東一大都會其得氣
宜最先先是郡中故有儲才學堂爲前守鉛山程公所

補園叢書

卷下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創建顧其規模窄狹經費未充足以廣收取費君佩
德博雅君子也來自美邦慨然有意於吾郡之人材不
惜捐資爲倡嗚呼此吾鄉士大夫之責而費君以西土
之彥任之抑豈可不謂吾郡之厚幸乎哉夫端居一室
之中几席塵積被服闐然顧猶搔頭弄姿姝姝以爲悅
者陋也目覩人世之器用精良奇巧日出而曰吾無藉
乎此者固也有人焉左提右挈使之徧游於五都之市
恢廓其耳目疏鑿其靈府而猶專己自封落落然不欲
移其所守者妄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

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自王之太子與國之俊秀皆造焉後世學校廢而青衿之刺作矣今之學堂是其遺意蓋取三古之成法而浸淫漸漬以導吾民於方聞之路者也世乃以用夷變夏訾之其不至蹈陋與固與妄之譏也幾何哉是役之興由費君之志既已商請觀察春公購地於甬江之北曰泗洲塘爲田三十畝縱橫若干里鳩工庀材爰始經營其堂中一切課程皆費君與陳君金鏞采擇而審定之條理節目則俟工竣之後隨時斟酌以漸衷於盡善而無缺大較以中學爲質而西學爲之輔有本有文毋躁毋怠始之以格致誠正而脩齊治平之事裕焉不綦偉歟余故樂爲之助以須其誠而并論之如此以告夫當道諸公及薦紳先生之有志提倡者

澈浦廟碑記

由奉化縣治北行二十里爲長壽鄉有廟曰澈浦元大德初里人張預捐資創建國朝嘉慶某年里人某某重

補南康集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修廟爲三神像神之諱不可考願尙存其姓曰高曰徐
曰薛相傳元至元閒以懋還來此值歲薦饑道殣相望
神出巨資運他處粟以振所全活無算又築碶旣激浦
以西之田民賴其利歿而相與尸祝之以奉爲里社之
神其地曰激浦故因以名焉至於今蓋五百有餘歲矣
神所治之境爲文行忠信四堡都凡戶九百四十口三
千二百有奇奉化故山縣地瘠而民貧災沴之餘益用
凋敝自神涖此而生育長養日以殷繁年穀成熟風雨
以時送往事存無有天札僉曰休哉繫神之賜是用庀

請國體

卷下

三

大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材飭工鼎新祠宇都人士女式瞻廟貌春祈秋報俎豆
莘莘牲膳酒馨執事有恪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神
之功德溥矣何必飾爲夸辭鋪張靈異始昭神貺哉光
緒壬寅縣令某公重葺邑乘里之文學沈君辰張君景
崧以神之造福茲土繇歷年祀而舊志誕妄不足以資
徵信因屬門下士周生世棠鑿具顛末來請爲記周生
修學勵行述沈張二君意不敢以誣余乃攬摭其語俾
文諸石庶後之君子有所考覽焉

壩兒壩銘

兒名啓墉包履吉第三子也生八歲矣吾諸兒皆以青
字兒生較晚故以穉青呼之生時猶及見吾母母年篤
老兒雖少能扶持抑搔善承迎意旨母愛之逾於諸兒
臨卒撫而泣曰兒他日當有成然吾不及見矣嗚呼孰
謂距母之歿僅四閱寒暑而兒遽以夭耶吾館陳氏去
家不一里陳氏有童子師故門下士也兒甫勝衣因以
屬焉每抱書日三四往返非疾風甚雨未嘗不在吾側
也一日自塾歸中惡體發斑醫者指爲瘡妄下之七日
而殤旣棺斂使埋於長春塘先塋之次實光緒二十八
年六月十二日也夫人之修短有命兒端重無死法顧
獨爲藥誤宜吾之百方譬解而終不能自克也銘曰
生不遂死安歸魂而有知吾先人之側其尙可依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